

T9299/0433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3

百編卷之一百一十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月編

兵曹總叙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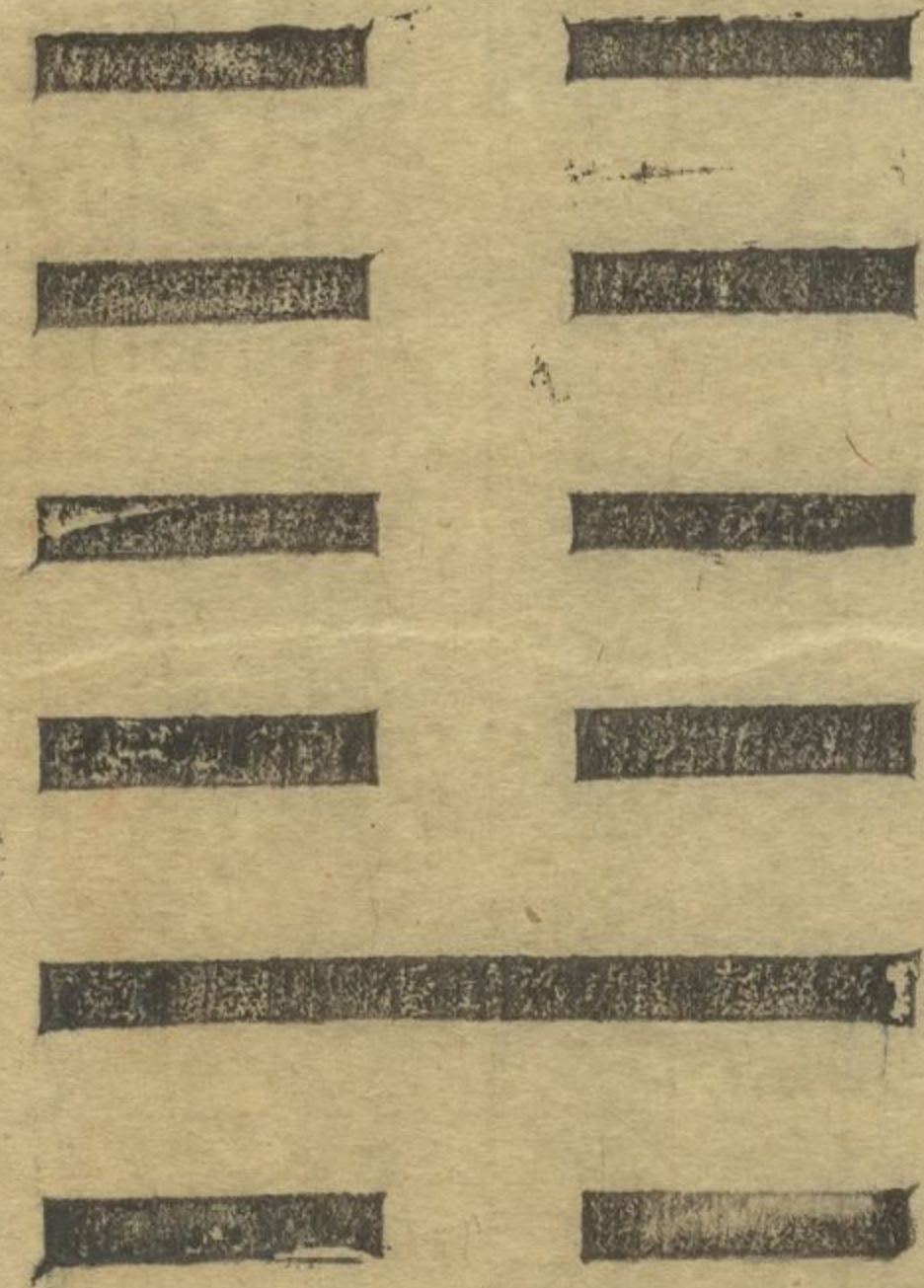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曰夏官何哉夏大也離為火夏屬離離火
 陰寓於陽而夏至一陰生焉夏陰氣兵陰象也故說卦
 離為甲冑為戈兵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匪獲其
 醜無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夏官司主兵掌邦政
 統六師佐王大一統之治其取義不亦深乎易師之象
 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也萃之象曰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故



觀陣於天之積萃則知戎器不可以不除觀象於易師則比間族黨即五兩卒徒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國家無養兵之費此古司馬法也自井田廢而兵農分司馬穰苴之法興謂兵爲詭道惟戰勝攻取奇正倚伏是尚而節制之師亦不可得而見矣漢南北軍尚有將相一體官府相維之意唐府兵法得兵農合一之規其餘非忘戰則好戰失之均爾惟我

朝設兵部尚書郎周夏官大司馬卿也侍郎郎小司馬也所屬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凡天下武職班秩輿地要害馬政戎器皆其所掌內而五府京營諸衛外而都司各衛所皆其所屬是其政皆軍政也董治軍國機務不亦大乎但職專軍政文武權分視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定其官爵祿位大不侔矣况古人操練皆用八陣亦井田遺法自兵不井出陣法亦尚奇不尚正而蓄威耀德之道不復講焉軍民文武德威奇正判然兩途豈足以盡夏官之義乎是故陰麗乎陽爲離爲夏兵寓於農爲夏官司馬在德不在險吳起尙能言之今知德君子以爲何如

容民畜衆卦圖



坤至順也。坎至險也。民之順坤也。兵之險坎也。至順之
中。至險者。寓。非徒論其理也。觀江河之源泉混混。忽隱
其流。至數十百里。而其流復出。蓋其隱而莫之見者。水
由地中行。即所謂汙水也。易師卦上坤下坎。故孔子大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謂之容民者。何
畫之井田。以定其居食。而勤農事焉。坤之象也。謂之畜
衆者。何。制之軍旅。以時其訓練。而講武事焉。坎之象也。
方其無事也。比閭族黨之中。莫非五兩卒徒之衆。及其
有事也。荷干執戈之士。是即於耜舉趾之農。農民皆兵也。
兵即自養也。民固不必出粟以養兵。兵即農也。農即自

衛也。兵亦不必出身以衛民。此法之所以良而井法即
兵法也。後之言兵法必曰八陣圖。孰知中田即中軍。私
田八家即八陣之遺制耶。但兵法猶存於世而井田廢
焉。是廢其本而存其末矣。雖然兵農合一。聖人豈有意
以爲之哉。地中有水之象。本如是也。先王因象以立法。
孔子因卦以立言。自兵農分而立法立言之意盡失之
矣。欲寓兵於農者。盍於此卦觀其象而玩其辭乎。

師卦陣記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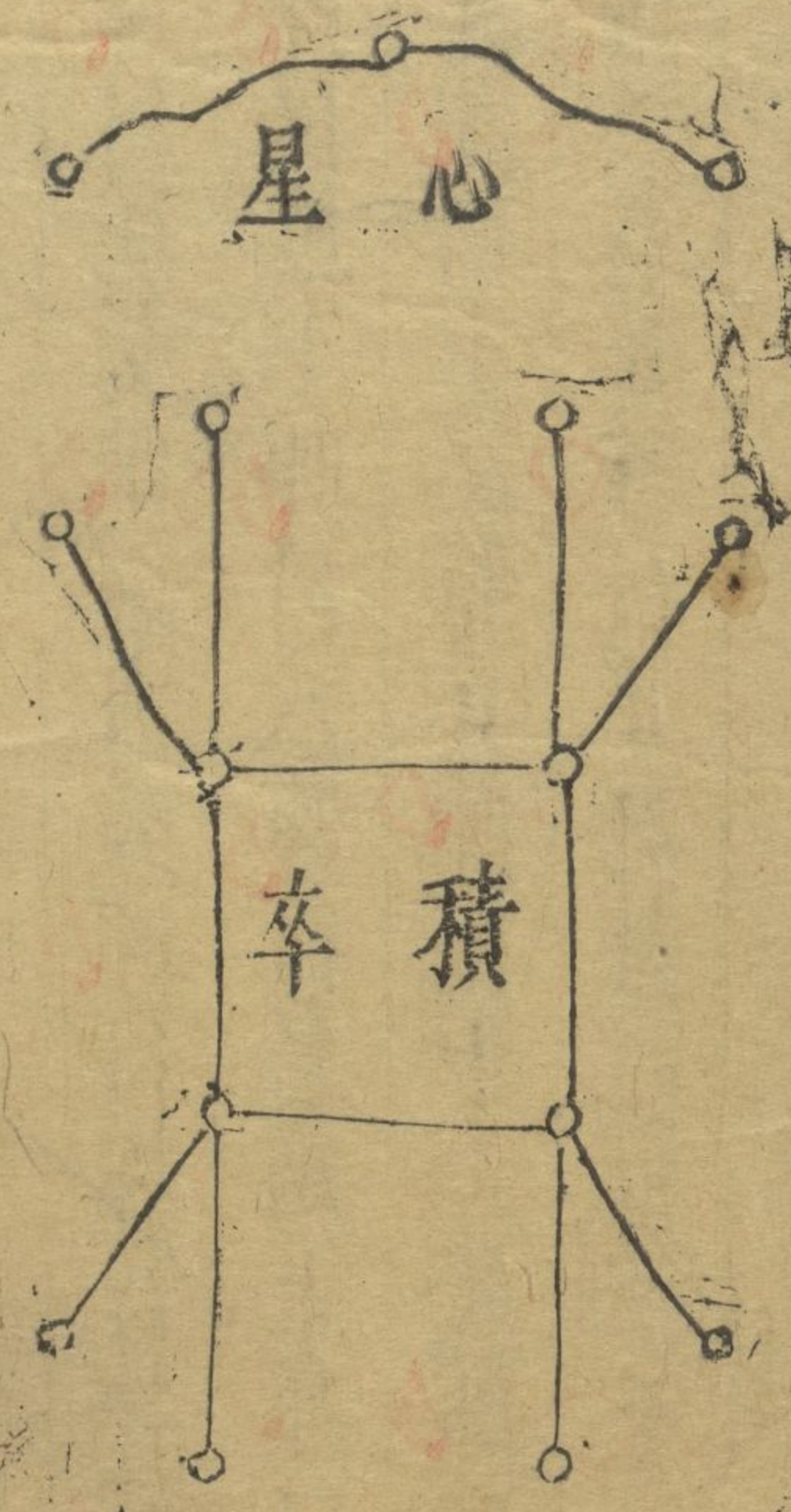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
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
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卦於外。以爲悔。環八
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卦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
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
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
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
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
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
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
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
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

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有不服者哉。故日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按師卦有陣之象。如此篇所云。誠有然者。但又謂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何歟。且謂一卦當一星。必布十二卦。八坤四坎。而後成師之陣。又未免以己意附會之矣。以予觀之。即師一卦。而陣

之象已備。何也。坤順坎險。伏至險於至順。陣之義也。以卦之象言之。陰爻五。非五人爲伍。五旅爲師乎。陽爻一。非大將居中。軍無二將乎。以一奇統五偶。非中軍握奇。而運謀帷幄者乎。四偶在前。分而爲八。非天地風雲鳥虎龜蛇之八陣乎。一偶在後。析而爲二。非遊兵却月之陣乎。坤順在前。非陣之方而順。所以爲正乎。坎險在後。非陣之圓而險。所以爲奇乎。前後皆偶。而受乎一奇之節制。非首尾之相應乎。象陰對隊。而分列兩旁。非左右之相翼乎。衆偶層疊。非縱橫翕闢而不可敗乎。前衝三陽。後衝二陰。非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乎。可見因師

之卦而為師之陣。即師之象。而有師之名。皆天地自然之造化。聖人無一毫私智雜於其間也。自後諸家曰握奇陣。曰五行三才陣。曰農兵陣。曰魚麗陣。曰荊尸陣。曰崇卒陣。曰鷄父陣。曰內政陣。曰握奇管陣。曰乘之陣。曰象棋陣。曰垓下陣。曰八陣。曰扁箱車陣。曰六花陣。曰四門斗底陣。曰十二將兵陣。曰十二辰陣。曰平戎萬全陣。曰常陣。其名雖殊。孰非師卦之推演乎。

積卒二十星之圖



積卒星微
 小剛潤則
 國安兵閑
 盛赤芒角
 則兵大起
 客星守之
 則兵有變

積卒陣記 附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
 外二重。外圍以八。入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
 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
 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
 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
 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
 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
 大衝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
 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
 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隊
 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
 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
 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
 八。四音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音也。其法咸備如
 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
 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
 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
 其何能加於此。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五營軍士

陰制
 劫此理
 難明執
 先執後
 以人事
 感天意
 平以天
 意統人

之象主衛土。掃除不祥。星小爲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周兵制總叙

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以二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一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大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大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適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百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主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褒荊之旅。武王克商。備用西土。至於征徐以畧。追貊

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
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
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
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
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周禮伍兩卒旅師軍圖

五馬大司馬五

人伍伍伍

為伍伍伍

伍伍伍

圖無命圖

二馬

兩

為伍伍伍

隊伍伍伍

圖馬

大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

中士小司馬五伍為兩

古法每百人乘率大車各一乘一

車兩輪因謂車為兩凡車有正必

有副則百人當有車四兩二十五

人各有車一兩此兩之所由名也

每一圈為一人五伍二十五人通

兩司馬二十六人

旅師五人為伍二伍為聯

穰苴瀆五人為伍十伍為隊則二兩而

為隊有正副隊長二人即後世隊頭副

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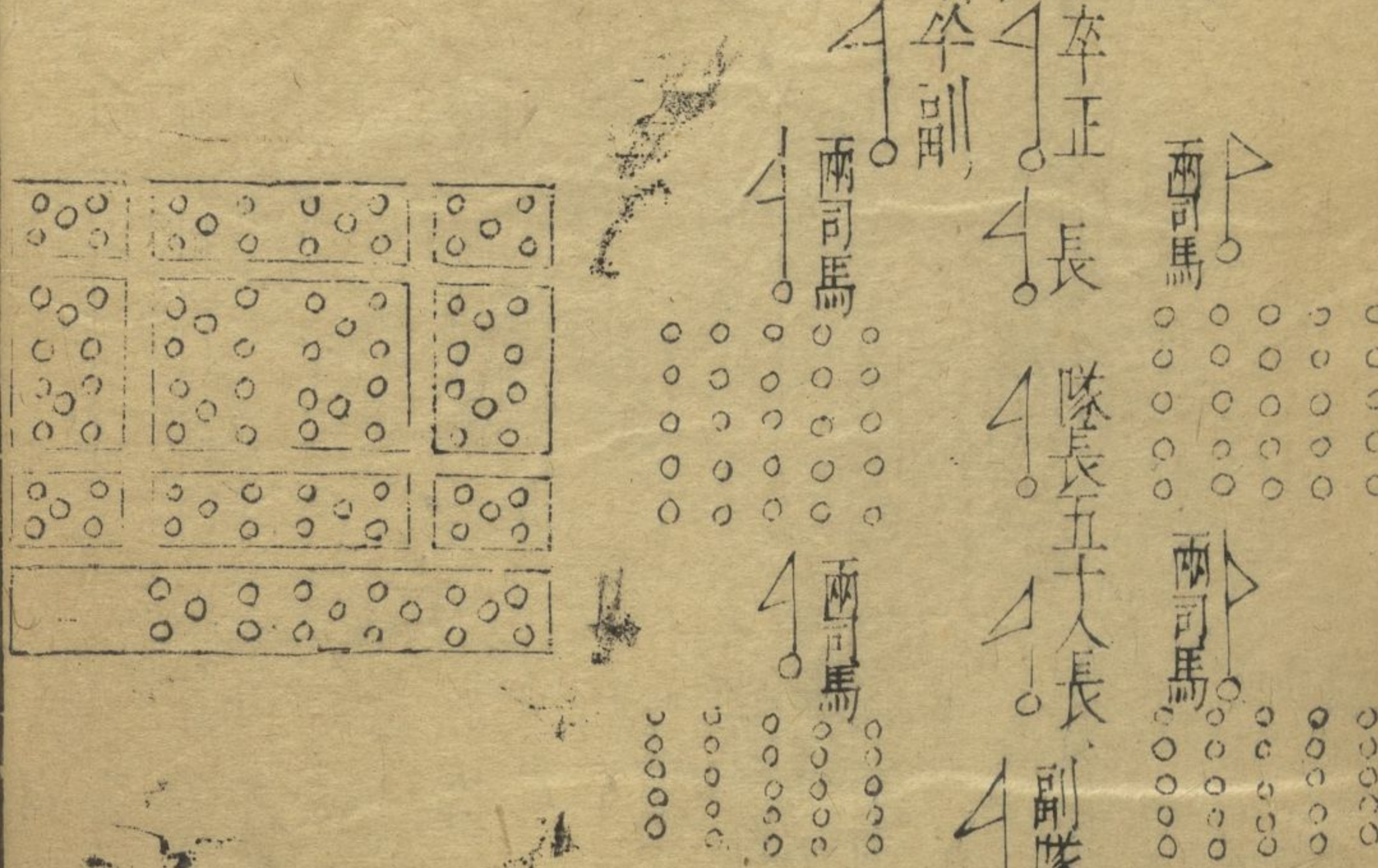
一圖為一人通兩司馬正副隊長共五

十四人

圖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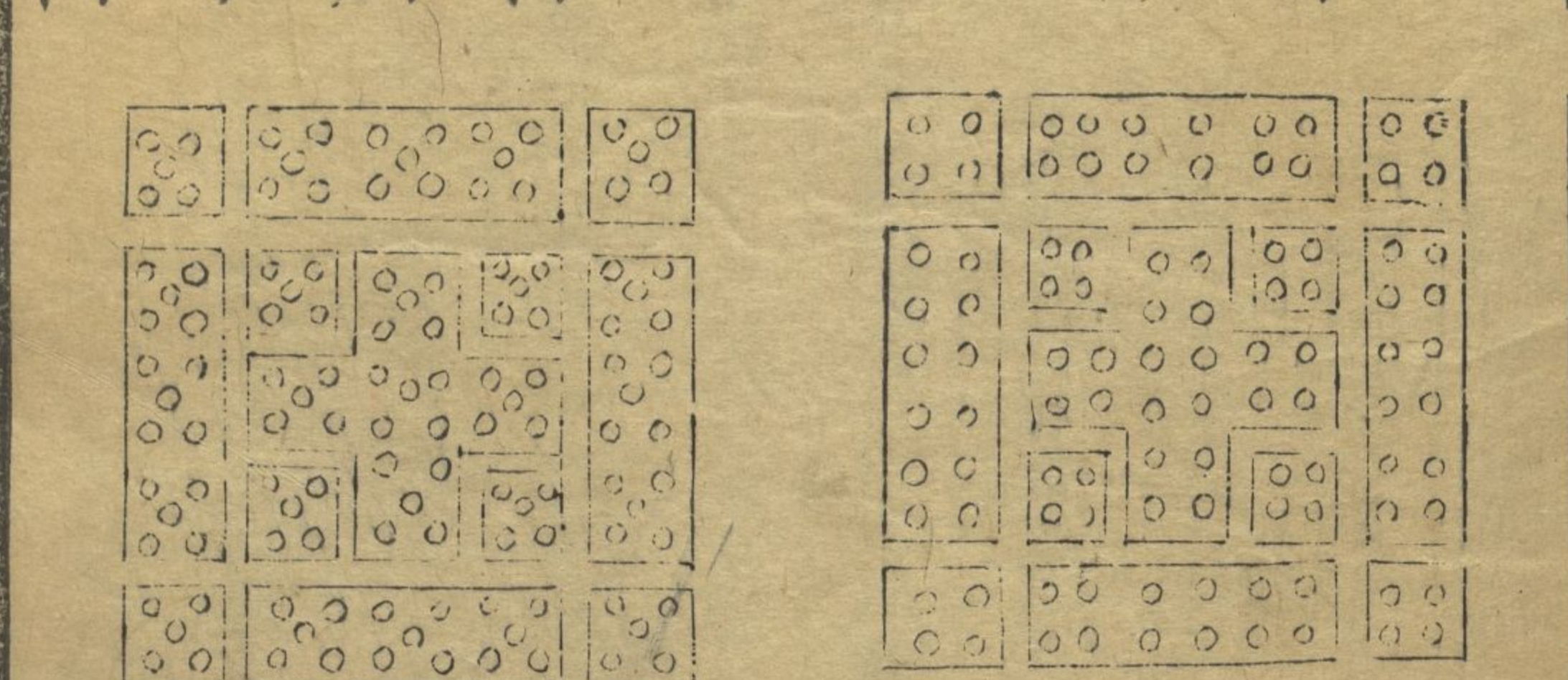
周禮編 卷之二十六

四兩為卒五圖卒為兩四



大司馬兩人為卒皆上士小司徒四兩為卒
 周制每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以爲前拒左
 角右角各三十五人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一圜
 一合兩司馬四人五十人隊長四人卒正副二人共
 有十人惟說步卒七十三人三兩各缺一入又缺兩
 司馬五十人長泥于百人爲卒而誤也司馬法云重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蓋在皆有長百人則伍長二
 十人以其載于伍內故止稱徒于七人兩司馬四人五
 十人隊長四人卒正二人爲士七人也卒之爲言也
 自伍兩面下其兵皆未可用至于卒則有車一乘其兵
 百人兵法自此而成故以爲名雖不足用然彼遇小敵
 得嘉將之此實人如布旅之法亦可制勝無常也
 周禮大司馬五百人為旅旅師皆大夫 小司徒
 五兩爲卒每圜爲一伍五人五圜爲兩二十五人
 旅之爲言衆也兵重五乘統五百人故以旅名少康有
 衆三旅是也兵雖然能奇立人合亦足爲用大約
 中四兩爲軍四正正正二兩爲兵重每兩一兩爲音
 軍後四兩爲遊軍

五旅爲師五圖師爲軍



大司馬三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
 小司徒五旅爲師每一圜爲一兩二
 十五人四圜爲一卒百人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
 統二千五百人其兵衆矣故以師名
 大約四正四音中握機外遊軍並當
 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法二十五
 乘爲大偏以一師之車而言五十乘
 爲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
 卿小司徒五師爲軍每一圜爲一卒五
 圜爲一旅五百人軍之爲言萬二千五
 百人兵車一百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
 車之倅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
 字以包車爲文以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
 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凡大將
 所統多多益辨用以調發應接然皆各自爲
 營故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
 沒之禍此軍所以止於萬二千五百人也車
 卒伍法一百二十三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言

成周兵民之制

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而得其制兵之說矣夫以于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瀆道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地實止四家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

之數計之遠郊近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同六十四同每同一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二萬人所統止於十五萬家是而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自皆有餘而不給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五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

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
 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
 遣言則行者有寒暑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然曠之恩
 是豈可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過六軍為車七
 百五十乘為徒七萬五千人於千里之內均番而調遣
 之其優裕而不迫均徧而不一頗類如此故天子出必有
 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庶倣發而不至於空虛行役而
 不以為勞苦居足以守而無廩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
 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皆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
 以為善也

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師中大夫	一軍師師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萬二千
五百人

軍將鄉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鄉

周兵制考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鄉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卒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日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

故致餘子。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畦。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遂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詩曰其學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丘。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道陌三千六百井疋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
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疋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疋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主戎
車馬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
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五國爲屬屬有
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爲州州有牧連帥○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辟牧五載
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
戎馬四千疋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
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
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
千乘蓋謂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
計之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
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
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
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
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
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
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
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舉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
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
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
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也給軍
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
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
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
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
中七萬戶不下戶二男子而卒以二十萬曹操謂崔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參故爲大州是皆以十數調
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
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
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閒所折不過二
萬耳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帥，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承，令勿遷徙，夜戰，鼙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屬，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

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
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
硬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
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誓相之謂之三選
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
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修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
過者而摘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
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予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

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

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

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

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

奇而不齊是其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

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

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

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

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曰五人為伍，伍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于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為三軍，五人為軌，

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帥，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為師，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管仲欲以歲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集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

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比。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商。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養無虧。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卽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亂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

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有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蓋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蓋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畿在三輔

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

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廢二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宣

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

閣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

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

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

禁衛而皇城之事亦茫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

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

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

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
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
而考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
衛之政令者其用則有四蓋居則有官中之徒役公卿
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
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
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
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

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
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
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
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
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
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
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所爲
不惡去其滯怠與其竒表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
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
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

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掌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于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耻。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諫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脩，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側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

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徃，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又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戈，猶有賢者如侯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以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

禁外乞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
之亂滕公隳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
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
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卽而卽選於是始衰自
期門羽林飲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
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飲飛射士征西
羗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
置北軍而入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
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羽林官禁衛之屯而
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竇武誅
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卽散降王甫外
旣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
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
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官中及
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羽衛及外府飲飛番上者皆屬焉
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
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覈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
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宮伯矣不可
以無虎賁無司隸有官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
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總之

周兵總論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農自爲士農，工商未技自爲工商未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爲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宋唐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

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
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
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
爲比，間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
而政便安，上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爲善也。
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
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
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姦究竊發，王城

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

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戶一百六十萬餘

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

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

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

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

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

，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

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

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

致餘子令各守其間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
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辨日
必蕪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
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
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
後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
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
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
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出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郎

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
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况六軍每出
則天子之近郊墟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
昔人何不察此耶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
一軍皆通於四疆可以類推矣學禮者尚詳之

漢南北軍總敘

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公革
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
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
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丘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軍師為甚遠良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官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間里境其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漢

衛尉兵

二萬人見
武紀建元元年郡國材官騎以充之

京兆

十二城門
校尉屯兵

期門並盾
光羽林徽
勳

南

北

軍

內北

中尉兵

掌巡檄
京師即
三輔之
兵番上
以充之

外南

馬

八校

屯騎北
步兵北
越騎南

射擊北
胡騎北
長水南
虎賁北

八校包南北軍

圖

衛將軍

文帝置後
復罷之

扶風

此軍屯
於宜曲
池陽

郡國

有材官騎士

按漢軍南北之制雖與成周之兵農合一者異矣然三輔之兵入衛殿門出充車騎固有以一其中外之權聯其渙散之勢且三輔之設拱衛京師緩急相應猶爲得體經國者當詳其制云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蔽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爲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入正大統然而畿甸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牖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顧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

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按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此其意何耶蓋三輔在內而近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心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王宮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蓋謂是歟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

也南京衛尉主之

百官表衛尉掌官門內屯兵兩古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

宮闕之內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考之則南軍在宮內

按百官表衛尉掌官門

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絕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

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管壘之事至

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

丞尉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軍

而中尉主之此漢初之志也

漢武帝增人校改中尉名為執金吾

錢曰漢

京師惟有南北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衛也

唐兵志南

北衛禁軍是

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徼於宮外相

為表裏

東漢兵志注

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

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

之兵

黃霸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衛卒罷遣願留番者

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

中

屯騎射擊越騎長水胡騎步兵虎賁

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

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

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

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

未遠出

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材力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

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

元鼎元年

而京師之兵始從遠

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

師遠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遺矣

神龜元年西卷

及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元帝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卷

自是而後益募外

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

昭帝募吏民衛京師宣都郡國吏三百名仇健者

從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皆備矣

先武省八校作五營時中壘屬北軍中候掌蓋五營為宿衛兵郡國無都試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

騎士材官樓

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

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兩漢內外兵始末

按高帝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在郡國有事以羽

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

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南北
軍當武帝更大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
南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
壘領之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即中壘故於光祿勳南軍
增材林期門之兵此南北相制之意頗亦稱善然其間
漸多更張矣蓋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士自武帝置八
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知胡事者為胡騎
知越事者為越騎則募兵
始此期門材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
兵之費而兵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

買復調發之士蓋解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刑次及
科謫多非曩日隸於都尉者充兵而伍符不整則郡國
之兵制又壞矣是故昭宣以來其弊日甚發民從軍益
遷遂募及奔命調及惡少刑徒選及二百石吏而又以
材林傾飛胡騎越騎從事則南北從此出矣紛紛無復
舊制皆自武帝起之也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又蕩
然矣蓋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
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
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為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
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安帝

間募入錢穀得為羽林虎賁縱橫營士而營衛之選亦
 衰延熹桓帝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
 兵又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
 則材檄破於二邊至興交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
 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真之兵之叛也逮於永
 建間桓帝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事射又募為陷陣為
 積射為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滅諸
 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入都尉黃巾
 既於而蕭牆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
 閣官武職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中營畏服中人陳寶欲
 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滅夷何武袁紹
 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內盟園校陽尊奄宦外
 重州牧實召邊將重州以行州收將兵關臣雖除而卓忠已成義
 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
 之由而光武實為之有由然矣

唐府兵總敘

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兵號而關
 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畿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
 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
 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所衝亦隸焉太子官軍非古制也唐亦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按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郡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之六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而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二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是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併一兵是不仰給於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則所以後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若夫器甲則出於民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

者有所給焉。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衝以農隙
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此其教戰者
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已發，此其調
發者然也。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
人爲下。府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
兵曹、校尉、旅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有坊團隊火
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
以纖悉委曲，爲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逝古之
良法也。故李泌謂德宗曰：「直觀中北，滅空厥延陀，西取
龜茲，盡臣西域，城吐谷渾，高宗滅之，高祖百濟，新羅皆所
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
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持禁省，自直
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
所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而盡其神術也。古今以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於開
元，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
其制也。且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
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

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正以經畫
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
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持禁省，自直
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
所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而盡其神術也。古今以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於開
元，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
其制也。且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
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

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紀錄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而老弱者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驍騎以為長從宿山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至其甚也止受甲天寶以後驍騎法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其後

徒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置於兵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重觀之舊顧乃立苟簡之制以便目前略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固

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恢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源一失後世難以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不無恨於張說也

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卽漢之北軍而南衙卽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營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衙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丘農一致所以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旣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弓騎者亦勢也况北衙禁軍自睿宗平

常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弓騎，爲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卽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旣壞而弓騎之爲禁軍者，又復軍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太

唐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長史	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	一人	別將	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校尉	一人	同	一人
坊	高祖置	坊正	羽林軍	高宗	龍武軍	高宗	玄	
團	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	肅宗				
隊	五十人	隊正	禁軍	神策軍	代宗	英武軍	代宗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順宗	神威軍	德宗		

圖書系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一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耕耨有事征戰籍藏將府兵散田疇將不握兵兵不冗食

唐府兵考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

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大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鏤鑿碓管釜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鐮襜帽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一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及旗樹立以候角手吹大角一通諸

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
鼓二人校之人合謀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
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心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
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進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甲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
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護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
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
宮六卒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則下皆行不盡則果殺行少
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且市之每足予錢二萬五千
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
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
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
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當宿衛者五百里爲七番
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唐書兵制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在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
京師曰禁兵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
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古之兵皆出於果者也，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

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於招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

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士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

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

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國亡者。今唐兵雖多而強悍不受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痲痺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

言戶蓋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言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敗潰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丘氏濬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

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徒父死而子繼無招致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歟嘗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壯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編雇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歟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咽喉裏六十萬餘徒爲贅物而

徒爲耗蛀而已非特徒爲贅物耗蛀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訴謀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令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令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

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

唐府兵之法，始亦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玄甲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自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養，而將帥無益兵之重，所以防繖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制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原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益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

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在內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遼虜深入。我并汾震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曾不能向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筭。保障之功也哉。語曰。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令

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有曰。令朝廷盡力養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

唐兵始末

唐兵志曰。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

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兵。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呂東萊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爲兵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于外，內兵不足以捍內患，而至于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政戍之，兵爲十道，而至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爲方鎮已形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

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衛將軍同，廼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一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爲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爲驍騎，則可謂

驥騎變而爲方鎮特未之考耳總之兵志敘其流東萊
究其源兩說亦不甚相背復玩當自得之

宋兵總敘

兵之不出於農久矣然前代尚有府兵之制番上遞依
教習精練至於國用少所費耗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
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
十緡則其中可容冗者乎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中外一
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南諸
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却只揀成十
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太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過三
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
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兵數廣軍
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威夷
狄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但費財用竭天
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
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
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然其所以至於
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於契丹元昊之邊患哉觀孫經
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

爲六七別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爲
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也者給漕乾者皆兵也服工事
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
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
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
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

按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而侍
衛司都指揮使外又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耳殿前司亦
參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副都虞
侯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侯與馬軍步軍都指揮

使副使虞侯兩司三衛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
宋家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
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軍
也永年常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
也宋自有兩司六軍諸衙漸廢後但有其名則兩司不
獨爲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
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爲之者異矣
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
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
以弱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死於武德置使十

道爲都督。即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遙爲制。方且不積。豕牙而九飾。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樞密。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副置使。置知院。置同知。置簽筆。置真學士。都承旨。檢討。編修。奚禦。元金之列。李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

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二萬。京師諸道各參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詭。而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

本朝兵不較數。各隨其地而永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刻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燕互而血脉無不貫通也。

宋三衙四廂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

都虞候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副使

都虞候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副使

四廂

捧日此四廂屬之殿司

天武

龍衛此四廂屬之馬步三司

神衛

宋三衙四廂兵制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
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
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
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威宣武驍騎各上
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
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宋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
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

而爲三或分而爲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馬軍步軍遂分爲二與殿前號爲三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柁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殿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兵始末

重宋兵制據兩朝國史以爲歷真仁英制益完密及觀葉適馬端臨論迺大不然蓋自雍熙端拱

皆太宗年號

以後契

冊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饋日增而康定慶曆

皆仁宗年

號

間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遂弱天下以

奉百萬之兵及兵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
兵顧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鎖兵
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
甲至肆伍拾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
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
乃議罷之未幾保甲復治正兵自若而內外俱耗本未
俱弱矣大觀正和中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
弊名其實亡軍政大壞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民相挺
變爲盜賊女真南牧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
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京城於是

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僅偏安江左建炎紹興之
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
卒皆不能北向爲禦敵之兵也時張韓劉岳輩輔佐中
興足稱名將然究其勲庸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
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捷僅足補過卒不免屈已
講利之下策以成晏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
夏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而
賣降效用者皆宋之將先驅倒戈者皆宋之兵矣總之
中興以前則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中興以後則民
愈多而勢愈弱民未叛而國已危其所由來皆以兵不

出於民也。蓋自召募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以爲兵，而所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大宗以來，爲已然矣。方一再傳，紀綱尚立，威令尚行，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及其末也，潰散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彼謂宋都大梁，無刑勢之險，而其險以兵者，真誤宋也哉。

歷代兵制總論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紀也。周官以一卿爲大司馬，掌制軍誥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興司馬，行司馬，官皆用上士，是謂建其正，立其一，設其考，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例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北，長五伍爲兩，而屬之閭，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是謂五有長，兩有司馬，卒有長，師有帥，軍有將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帥營之法備矣。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以帥之，四里爲連。

則二百人爲卒有連長以帥之十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旅有鄉長人以帥之五鄉爲一帥則萬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於功暇日農作而居家未有畱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其所處軍置吏之名一隨於鄉黨惟出師行營則以部隊裨校之號一切爲殊漢以後大改三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大京都校卒而掌興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

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選材高者選爲將監而屬光祿又有南官北官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劍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擊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廢置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魏晉已降號尤繁屢置統隸大約如漢遠於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郎將主之隸在二十四軍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

鷹揚卽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雜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唐貞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爲火火有長備六馱馬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軍六十而免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統至唐天寶凡名軍防鄉團衛士武士皆謂此也宋朝沿唐末五代之制並號禁軍黥面營處衣食公上草敎日閱無得畚休大凡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

營爲軍十軍爲廂或隸殿前或隸兩侍衛司自廂都指揮而下皆節級小員品每都立軍使都頭兵馬使則古之隊正之任也每營立指揮使則古之旅師之任也每軍立都指揮使都虞侯則古之師帥之任也每軍每廂每第立都指揮使則古之軍將之任也各有副造以貳其政其兩河關西諸州則別募蕃漢丁壯差置將職以倣內軍至其戍守征伐則古有大尉元帥大總管今謂招討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將副元帥副總管今謂招討副使副部署鈐轄是也古者跳盪左右虞侯今謂之先鋒策先鋒後殿策殿後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職今

謂都監家將之類是也立軍制吏古今率同其名雖殊
其任則一凡蒞師者亦當參考前制以爲今事之式法
焉

